

四個學期最後的兩次課，可是很重要，因為是講極樂世界菩薩的修持和受用。所以我們也看到，去往生極樂世界不是去到遊樂園去享受，那是真實的修持、用功。這些菩薩之中，最尊的、為首的兩位，就是觀世音菩薩和大勢至菩薩。觀世音菩薩成道的因緣，主要就是《楞嚴經》所說的，這裡頭把它歸納為四句話，「從聞思修，入三摩地，返聞自性，得無上道」。過去遇見「古觀世音如來」，傳授觀世音菩薩「如幻聞薰聞修金剛三昧法」，這個三昧怎麼修法？就是從聞思修入三摩地。聞思修大家都知道，這是我們修行都要走的道路。但是要知道，觀世音菩薩的聞思修，比我們這個聞思修深入得多。我們現在的聞思修，你聞了經典、聞了法，你要去思惟，思惟弄清楚之後你就要有行動，要實踐。這個意思很淺，不是觀世音菩薩的聞思修，千萬不要以為這就是觀世音菩薩的聞思修。所以現在有好些人，就是違反咱們經上那句話，「當信佛經語深」，他們沒有信這句話，以為佛經語淺，所以很淺的體會，以為就是這樣。所以有人也寫小冊子，講觀世音這一段。我看了我就笑，我說這個倒是好講，讓人家好懂了，但是觀世音當時卻不是這麼回事。

從聞思修，這個聞字是指的聞性，首先認識了聞性。聞一個是塵，聲音，能聞的這個耳根、耳識。耳根、耳識它還有它一個本性，能聞的這個性稱之為聞性。從聞思修，先從聞性這個地方下手，安住於這個聞性，然後不斷的徹底，這叫聞思修。從聞思修入三摩地，這個三摩地不是一般的禪定，也不是一般的三昧，是楞嚴的三昧，大三昧，是一切事究竟堅固。所以就咱們經上這句話「一切皆

成佛」是同樣的語言。等於我們這個經是登峰造極的一些文句，「一切皆成佛」，你還有什麼不了的？還有什麼可修的？還有什麼可斷的？一切都成了廢話。正因為一切皆成佛，所以《楞嚴》才有這話，「一切事究竟堅固」。現在都說一切事是虛妄的、是生滅法，《楞嚴》不是這麼提，「一切事究竟堅固」，不但堅固，究竟堅固，說到它本體上去了，這些事相都不離開它本體。從聞思修入三摩地，入的是楞嚴三昧，沒有出沒有入。有出有入的都是普通的三摩地，這個沒有出沒有入，所謂大定無出入。

總給它歸納起來，這是文殊給總結的話，二十五個一上來講的是見道，如何見道，你不見道怎麼修道？所以見很重要。所以多少處徵心，阿難求心不可得，最後在見道上有所了悟。底下就要修道，在修道的时候，就請了在座的二十五個大聖，各人說自己的修持經過。說了之後，釋迦牟尼佛說都好，就讓文殊根據咱們眾生具體的情況、時節因緣，讓他品評，然後誰最好。文殊指出是觀世音，觀音主要的是「返聞聞自性，性成無上道」。所以有時候海外出的書，前頭他可以勉強講，照著禪定去講，到文殊這兩句，他就講不了了。返聞聞自性，這個是「返聞自性，成無上道」，省了一個字。觀音怎麼修的？他不是去聽外頭聲音去了，而利用耳根，自己觀照能聽的這個本性，這個聞性也就是自性在耳根所表現的，所以返聞自性，這個心所緣的悉皆成無上道，這樣成的無上道。所以一向都以觀音所說的代表禪宗，大勢至所說的代表淨土宗。這就是觀世音菩薩。事實上真是要盡快的來證首楞嚴三昧，一切事究竟堅固，那也確實文殊的總結是不錯的。因為他總結的是這樣一個條件，誰第一，觀音這個第一。如果要去總結，什麼是在這一生之中就要出離六道，按這個範疇來總結的話，那就是大勢至菩薩第一。所以有的人在這個地方很抬槓，其實用不著抬槓，就是說你是從哪個方面

來總結的。這是觀音，我們這個地方再把上次講的補充一點。

第二位就是大勢至。勢，我們說勢力，這人很有勢力、有威勢，形容一種威，形容一種力。菩薩的智慧和力量、威勢可以達到一切處，可至一切處，這個至字當作到字講，大勢至。可以遍至一切處，可以達到一切處，所以稱為大勢至。是大勢，而這個大勢可以遍達一切處，所以稱為大勢至。在《首楞嚴經》裡頭，「大勢至法王子，與其同倫五十二菩薩」，同時說，「以念佛心，入無生法忍」，就是念南無阿彌陀佛，就是這樣入了無生忍。這是大勢至菩薩。所以淨宗學會把大勢至菩薩做為第一代祖師，因為大勢至菩薩真正是念佛三昧，以念佛為法門的。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」，我除了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之外，我不需要再有其他任何的方便來助道（有什麼方便之門，我參禪、作觀、參究、持手印、念咒等等），都用不著，自得心開，自然而然心就開了。心開不就是開悟了嗎？

「今於此界」，這個此界就是咱們娑婆世界，「攝念佛人，歸於淨土」。在我們這個世界上幹嘛？要攝受一切念佛的人，使他歸向到西方極樂世界淨土。他跟觀世音菩薩同為西方三聖，兩個脇士。《觀經》說，大勢至菩薩的名號是「以智慧光」，這個光是智慧之光，「普照一切」，這個勢就表現為光，這光是由於智慧，普照一切。「令離三途，得無上力」，讓一切都離開三惡道的惡趣，得無上之力，能夠振奮，能夠超脫，「是故號此菩薩為大勢至。」這是《觀經》說這個菩薩名號的原因。這跟前頭的一致，不過更把智慧和光明跟這個勢結合在一起了。又《思益經》說，大勢至說他自己，「我投足之處」，所以大勢至菩薩這個大勢可以見著了，一下腳之處，「震動三千大千世界及魔宮殿」，三千大千世界和魔的宮殿都震動，因此號為大勢至。所以你們看看，念佛成就的菩薩是這樣的威力。而且經典上說，大勢至菩薩在極樂世界是永不涅槃的。《觀

經》還說，剛說他走路，走路十方世界震動，在動的時候有五百億寶蓮花湧現出來；蓮花莊嚴就像什麼？像極樂世界一樣，各個世界都要現出蓮花。《觀經》這裡頭說到大勢至菩薩如何作觀，這個我們就不說了。

「此二菩薩，於娑婆界，修菩薩行」，這兩個菩薩的根本，他們都是在娑婆世界發菩提心，修菩薩道，往生阿彌陀佛極樂世界的，他們就「常在阿彌陀佛左右」。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，後頭也說，這兩個菩薩跟我們這裡是有緣，他本來就在這個世界念佛往生的。這兩個菩薩示現了往生，就給十方世界的人民示現了一個典範，大家都應當學他們求生淨土。現在怎麼樣？現在當然是往生了，可是還在此界，現居此界。經上說，「現居此界」，此界就是娑婆世界，他還在娑婆世界。這個沒有妨礙，比方像彌勒，彌勒是在兜率內院，但同時也在極樂世界。這些佛菩薩我們不可以拿我們的俗眼來看，只能在一處，不能在另一處，他不離本處可以一時遍現於十方。現居此界，「作大利樂」，作什麼利樂？所謂大利樂，就是「於念佛眾生攝取不捨」。你是念佛的眾生，他就攝取你、攝受你，從來不把你放鬆、丟掉你，把你忘掉，不捨你，讓你幹嘛？讓你離開三途，只要你念佛，而且讓你不但是離開三途，更好你能得到無上力。所以我們出這個輪迴，能夠往生，這個是需要無上力。不是個小緣，不是像現在練氣功的，得一點什麼功能，這些事情，那是不足道，不能相比的事情。是需要無上力，所以這是有他力門在這。所以大勢至菩薩、觀世音菩薩就攝取這些眾生，來給我們這些力量。「令離三途」，這個令字你看見沒有？是他們讓這些眾生離開三途，「得無上力」。得無上力也是這個令字一起貫下來，就顯出他力來了。所以為什麼自己修法，修修修，先是很快得點甜頭，隨後就出很多很多不可思議的慘劇。昨天晚報上登的那個宇宙語害人

，都是高才弟子，後來他就自己拿刀殺他的母親，殺了母親要殺自己，這都是練功練得入魔走火。所以不能盲修瞎練，不能看到有些什麼便宜，這都是一種誘惑，魔網。得無上力，這個力使我們同生極樂，讓大家都同生極樂。

觀世音菩薩，咱們都稱為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。所以這就說，「世間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若有急難恐怖，但自歸命觀世音菩薩，無不得解脫者」，特別提出觀世音菩薩。兩個菩薩都在此土攝念佛人，而這裡單提觀世音菩薩，而觀世音菩薩單獨有這個願。因為大勢至菩薩是攝念佛人，不是非常廣泛。觀音菩薩就廣泛，你念佛不念佛沒有說，你急難恐怖的時候，你臨時抱佛腳可以，允許你臨時抱佛腳。這個話就在這。你遇見急難恐怖，你馬上臨時抱佛腳，觀音菩薩馬上就救度。佛這個心胸、氣魄，不是跟常人一樣的。你可以臨時抱佛腳，臨時肯抱佛腳還是不錯的。《法華經》也說，苦惱眾生一心稱念觀世音菩薩的名字，這一念觀世音菩薩馬上就聽到你的音聲，你就得到解脫。《楞嚴經》說，觀世音菩薩修修修，一切都放下，最後就是滅。連滅也滅了，滅也滅就寂滅，寂滅之後，忽然間就是兩個殊勝，上與十方諸佛同一慈力，下與六道眾生同一悲仰，這個時候自己的心和佛的心和眾生的心就是一個心，三無差別。所以眾生的心一有什麼事，就是觀世音的心，觀世音就知道了；觀世音的心就是佛心，佛的力量就在這，佛的力量馬上就到了，中間不需要傳達。《普門品》說，「是觀世音菩薩摩訶薩，於怖畏急難之中能施無畏」，能夠給大家無畏，讓你無所畏懼。「是故此娑婆世界，皆號之為施無畏者」，都稱觀世音菩薩為施無畏者。所以若有急難恐怖，誰都有這個時候，我有一個老同修在電台工作，後來解放了之後就把他解雇，遣散了。給他三個月工資，他就拿這點錢去走單幫，做買賣，維持生活。跑到北方，過河，這河是凍冰的，

走到中間解凍了，一塊一塊冰都解凍了，下面是水，都流了。他這個時候退回去也不行，在中間，退回去也是那麼遠，只有往前走，這個時候他說念觀音。他說一生念觀音，就是這個時候念得最好，他也平安度過了。所以有急難恐怖，求觀世音菩薩，無不得解脫者。

底下是「願力宏深」。「復次阿難」，這是釋迦牟尼佛告訴阿難，「彼佛剎中，所有現在、未來一切菩薩」，所有現在、未來的一切菩薩，「皆當究竟一生補處」。就是現在在極樂世界的，以及將來要生到極樂世界的，這一切菩薩，都應當究竟一生補處，對於一生補處是能夠完全證到，徹底的證到。但是也有人有特殊的大願，他願意離開極樂世界這種清淨安樂的道場，到生死界中來救度眾生。所以那個念佛的偈子，「願生西方淨土中，九品蓮華為父母，花開見佛悟無生，不退菩薩為伴侶」，原來的偈子是這樣的。後來有兩個人都把這個偈子改了，一個是弘一大師，一個是我的老師夏蓮居。他們沒有商量，都改了這一句，改的這個字雖然不同，意思是相同的。就是把第四句「不退菩薩為伴侶」，就在極樂世界不退菩薩為伴侶，在那修；這個就改成「回入娑婆度含識」，這是我老師改的。弘一大師改的跟這個意思也是一樣的，去了之後，花開見佛悟了無生之後，馬上回到娑婆世界來度眾生。這又是一類，在彌陀大願裡頭也談到這個，跟這個是一致的。所以就是有「教化隨意願」，他有本願力為眾生，他可以到他方世界去救度眾生。雖然他到他方世界是有生死的世界，但是他永離惡趣，他不會墮入惡趣，這是這個願文的原文。

現在看這段經，「為度群生，作獅子吼」。他到生死界做什麼？為眾生來作獅子吼。佛說法稱為獅子吼，因為獅子一吼，百獸、一切獸都震驚，譬喻佛的說法能夠降伏外道，能夠震醒愚蒙。現在

這些人到極樂世界之後，他又來到咱們這世界來，又示現成了某個法師，或者某個居士，在那講，也稱他為獅子吼。為什麼？因為他既然往生了極樂世界，悟了無生法忍，他所知道的都是從阿彌陀佛那聽到的，他再來轉述，因此也稱為獅子吼，這些人能夠作獅子吼。所謂不好是野干鳴，這是罵人的話，你這是野干鳴。「擻大甲冑」，這個擻字是專門指的身上披掛鎧甲叫做擻。他到這個世界作獅子吼，他是披了很大的甲冑。這是個譬喻，就是以他宏深的誓願，既然到了極樂世界，還願意到娑婆世界這種穢土，這種五濁惡世來度眾生。你怎麼才能來？這很可怕，你要武裝起來就是。以什麼為武裝？就是以自己的誓願做鎧甲，誓願為鎧甲。

「雖生五濁惡世，示現同彼。直至成佛，不受惡趣」，這四句是一小段。雖然是生在五濁惡世，這是很惡的事情，很容易入三惡道，他來示現還是示現有生有死。晉朝有一個人很窮，他發憤念佛，念了幾天他真的見了佛。他不是死了之後見佛，就是現生見佛，得了無生法忍，之後當然是往生。往生之後，曾經在清朝之前，曾經七度到這個世界上來，世界上沒有誰知道他，從來不知道說有個極樂世界來的菩薩到咱們世界來，沒有人知道。他說他來了之後，他示現的跟眾生一樣，他也有生有死，大家看不出來。雖然是這樣，示現的跟娑婆世界一樣，「同彼」，彼指的咱們五濁惡世這個世界，可是直到他成佛，他也不會受這個惡趣的報，不會因罪報而入惡趣。而且「生生之處，常識宿命」，他一生一生到的地方他還能記得，記得他的宿命，知道自己是極樂世界再來的。

「無量壽佛意欲度脫十方世界諸眾生類，皆使往生其國」。彌陀的大願是要普度十方世界一切眾生之類，都叫他們往生到極樂世界。「悉令得泥洹道」，全要讓他們得到涅槃，無上果。「作菩薩者，令悉成佛」，作菩薩的要叫他成佛。既成了佛之後怎麼樣？「

轉相教授，轉相度脫。如是輾轉，不可復計」。所以跟阿羅漢不一樣，涅槃就自了，沒有了。成了佛之後，還要去教授其他的人，菩薩成佛；就這麼轉相教授，轉相度脫，使大家都度脫。如是這麼輾轉，輾轉也無窮，所度的眾生，十方世界諸眾生類無可窮盡，不可窮盡，「不可勝數」，你數不過來。

「彼佛國中，常如一法，不為增多」。雖然十方世界這麼多輾轉度脫，都在往生極樂世界，然而彼國它是常如一法，它不增多，它老是這樣。這個不好懂，所以打個譬喻，像大海，各處陸地所有河流，一切水都流入大海裡頭，大海並沒有馬上看著水往上漲。大海老漲不已，咱們沿海的地方早就沒有了，是不是？這說諸水流入大海，大海不增減。這就譬如八方上下，佛國是無數的，這麼許多人都生到極樂世界，極樂世界也沒有變化。「阿彌陀國長久廣大，明好快樂，最為獨勝」。在十方的這些佛國之中，阿彌陀國是最為獨勝。咱們回想起來，在彌陀發願的時候就問過這個問題，問世間自在王如來，我要成就一個佛國，要勝過一切其他佛土可以嗎？當然是可以，他就滿足他的願，所以它勝過一切佛國，他發的願力大。長久是恆常，「如經云：無衰無變，建立常然」，所以長久。「廣大」，廣是寬廣，大是廣大。「明」是光明，「好」是美好，快樂，獨勝。這就是「本其為菩薩時，求道所願」，就是因為在法藏比丘作菩薩的時候，他求道的時候，他自己所願就是如此。所以現在這個大願成就了，「無量壽佛，恩德布施八方上下，無窮無極，深大無量，不可勝言。」所以阿彌陀佛普施真實之利，不僅僅是咱們一個地球上，十方無窮無極的世界，一切的眾生，這個恩是深大、是無量，不可勝言，言說是說不盡。

這個地方如大海，說是「常如一法，不為增多」。也可以淺近拿個數學來做比方，咱們數學有個數，就是把這個8字橫寫，叫做無

限大。 ∞ 是無限大，無限大，大家要知道，什麼數加無限大還等於無限大，無限大減多少還是無限大，無限大被什麼數除還是無限大。它既然叫做無限大，它就是不可能減少，它要有個定數才能減少。是無限大，減一點就小了，那就不是無限大。你減多少它還是無限大，你加了它也無所可增，也就是無限大，你除，你多少人去分，每得的一份也是無限大。這就是說「常如一法」，這個一法可以用無限大做為譬喻。所以都不可以有有限的、機械的這種思想。所以過去牛頓他那時候的科學，當然這個數學老早就有了，像現在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這些概念，物質是妄念，這是新的，過去都不是這個樣子，那就是跟佛學格格不入。

再底下，第三十品是「菩薩修持」。這就到第四卷，我們對第四卷裡頭，把「菩薩修持」最後兩個重要的內容，我們再一起把它研究一遍。「復次阿難」，這是又叫阿難了，「彼佛剎中一切菩薩，禪定智慧、神通威德，無不圓滿」。彼佛剎就是極樂世界，極樂世界的佛剎裡頭一切的菩薩，這一切菩薩他們的禪定、他們的智慧，禪定是六度裡面的第五度，智慧就是般若，是第六度，這兩個在六度中是最重要的，所以就拿這兩個來代表六度。他們的禪定的境界和他們的智慧，這兩個之間也很有關係。《會疏》就說，如果有定而無慧就變成二乘，聲聞，羅漢，沉空滯寂，在空和寂之中停滯下來，就沒有智慧，不能起觀照。「有慧而無定」，只是有慧而無定，「則同外道邪思」，他沒有定。還有一種比喻也很好，說慧和定的關係，像是燈籠裡頭的光明和燈罩。過去的燈外頭有個罩，現在電燈當然沒這問題，過去是點蠟燭、點油，沒有罩，風一吹，那個燈就滅了。所以有慧沒有定，像那個沒有罩的燈；有定無慧就像沒點著的燈，你有罩，但是你根本沒點著，沒點著你根本不放光。所以定慧都重要。這是禪定、智慧。

底下是「神通、威德」。天眼通、天耳通，這都是神通。還有六通，我就不說了。這些通在證果的人都是自然就得到。神通確實是佛教裡頭，你修持、你精進所應當得到的東西。但是如果偏重神通，求神通，這就往往容易出現偏差。神通是聖末邊事，是聖道裡頭的末了上的邊邊上的事情。所以，「但得本，莫愁末」。禪定，尤其是智慧，這更是根本的根本。這個智慧不是說你寫文章什麼這類的智慧，而是你識心達本，明白你本來的自心。你只要得本，你就不愁末。就像一個人，還沒有長鬍子，小孩，一個小男孩，你不要發愁說怎麼他沒有鬍子？他大了，他自然會長出鬍子來的。所以這個事情就是這樣，沒有什麼說這個小孩的智商太低，不長鬍子，這個沒有關係，時間到了他自然就長出來了。我對於神通就是這樣的看法。佛菩薩就是這樣，他的神通、威德，威是威勢、威神，德是功德，這些沒有不圓滿的，佛一切都圓滿。

「諸佛密藏，究竟明了」。這些菩薩都是境界很深，諸佛的密藏是究竟明瞭，不僅僅是明瞭，是徹底的明瞭。密藏是什麼？有兩個含義，一個就是如來語深，如來所說的是深密玄奧，這一些真實的語言，凡夫這種分別心，你聽了之後不能理解，你往往就是錯解，或者聽了跟沒聽一樣，因此這個叫做密藏，這是一個含義。再有《僧史略》裡頭它講說，密藏者是什麼？陀羅尼，是咒，這個咒只有到了八地以上的菩薩、佛才能了解它的意思，不是小乘教的佛、菩薩所能夠理解的，這也是諸佛密藏的解釋。其實兩個不妨合起來，就是說諸佛這種深密的語言以及諸佛的陀羅尼，這些大士都能夠究竟明瞭。

「調伏諸根」，調就是調和，伏者是制伏。因為我們這個根，眼耳鼻舌身這個根就要造業，我們就需要來調制身業、口業、意業，叫它不要造惡。根就是我們的六根，所以我們調伏諸根就是控制

，能夠調制自己的身心，離開塵垢，離開邪，離開惡。能夠調伏諸根，身心就柔軟了。柔軟跟剛強是相對的。還有很多人很自負，實際上不知道正是缺點，正是剛強難化，非常剛強，自己成見很深、很自負。這些菩薩他們不是這樣，「身心柔軟」。因為身心柔軟，所以就「深入正慧」。正慧是真正的慧，正就是無邪，離開了顛倒才叫做正。你能夠契真入實叫做正，能夠契會這個真如，能夠入這個實相，這才叫做正。所以這個正就離開了虛妄分別，這種離開虛妄分別能夠照了真心的智慧才叫做正慧。所以都是能夠照到自己的自心。能夠了，「了即業障本來空」，這個了字很深，「未了還須償夙債」。你要能了，你所有的罪性就空；不了，那個債還都在那，一樣也少不了。所以這個照和了，這個了字在照字的後頭，你能照之後才能了。這個叫做正慧，深入正慧，所以深是很能窮自心的根源。

「無復餘習」，沒有餘習了。什麼叫餘習？我們煩惱斷了以後，可是還存在一點習氣。《大智度論》做個比方做得很好，他說阿羅漢、辟支佛能夠破貪瞋痴的三毒，斷了煩惱，所以阿羅漢了分段生死，證有餘涅槃，但是「氣分不盡」，餘習還有，這點要很注意，他斷了煩惱之後還有餘習。譬如香擺在一個盒子裡頭，香拿開了，沒有香了，可是這個盒子裡頭還有香的氣味。香已經不存在了，氣味還存在，這個氣味就比方這個餘習。你貪心、瞋心、痴心已經沒有，去掉了，就像香已經去掉了，可是過去他放過這些東西的盒子還有這個氣味，這就是餘習，貪瞋痴煩惱的餘習。斷這個餘習，徹底斷這個餘習，只有佛徹底才能斷盡。當然二乘是斷不盡，大乘菩薩也是，隨著水平而能斷掉一些。它又做比方，像咱們燒炭，把木頭燒完了之後，可是還有灰在，為什麼還有灰在？因為這火力不旺。如果是到了最後的大劫，大火燒須彌山，燒須彌山的時候是一

點餘炭不留（不然太空中還有好些炭，還有好些灰粒），沒有了，什麼都沒有了，燒光了，粉碎為一些微中子，大概就是這樣，不留下煙也不留下炭。這個就像佛能夠斷餘習一樣，他的智慧猛，譬如這個劫的大火，火力大。阿羅漢的火就像咱們燒柴燒炭的火，燒完了這個柴，冒著煙，木頭是沒有了，但是還有灰。這個餘習。它又打個比方，舉了舍利弗有瞋恨的餘習，它舉了幾個例子，我們就不念了。「譬如人被鎖初脫時」，當然可以開鎖，也沒有人鎖著你了，可是你還是一癢一癢的走。都是譬喻。所以不但要斷煩惱，還要斷餘習。這些菩薩無復餘習，剛剛說這個餘習只有佛才能斷，這些大士無復餘習，就是說明極樂世界的大士功德成就很殊勝，要知道。

「依佛所行」，他是按著佛所行的，行佛所行，依佛的道路來行，行什麼？先是「七覺聖道」。七覺聖道包括兩個內容，七覺支和八聖道。我這個《大經解》裡頭舉了兩個內容，我們介紹一個就夠了，介紹《會疏》說的七覺支，那一種也把它補充一點，必要的時候。七覺支第一個覺支是「擇法覺支」。修行我們要知道，擇法非常重要，你要有智慧來選擇、來分別，哪個法是真，哪個法是偽，頭件事，不要去取錯了虛偽之法。昨天來了一個客人到我這，他是五次上當。因為擇法很難，不是容易，所以頭一個說擇法覺支。所以首先我們要能夠分別真偽。省庵大師分得很好，真偽、邪正、小大、偏圓，能夠分別，自己能夠知道抉擇、知道揀擇。

第二是「精進覺分。精進修諸道法時，善能覺了，不謬行於無益之苦行」。有的人盲修瞎練，這個事情很多，以為自己就這麼練，一定會什麼。你不知道，你光是在大海中走，你羅盤錯了，你羅盤錯了，你這個船要觸礁的。所以你不把這些工具什麼都準備好，你船上水也預備得不夠，燃料也不夠，莽莽撞撞的你就往海裡進發

，這個事情是智者不取。像提婆達多，他提倡那個戒律比釋迦牟尼佛嚴格，你說這個更嚴格，跟著提婆達多跑了，你就沒有智慧。他住的房子不要有頂，裡面夏天熱，冬天冷，這都不近人情，是不是？你要身調才心調，你總要使身有可以避風雨才行。所以我們要知道怎麼抉擇。比方有很多這些北京城的老太婆，好多東西不吃，莧菜也不吃，這都是。這些苦行沒有意義，外道的苦行，練種種的苦，以為受苦就解脫了，其實都是荒謬的。這個精進覺支，「常勤行在真法中」，這叫做精進。你盲修瞎練，再用功，那叫做胡鬧，叫糊塗。

三是「喜覺分。若心得法喜，善能覺了」，這個喜我是正法而生的喜，不因顛倒的法而生歡喜。至於第四「除覺分」，除覺支就是別的上頭說的「輕安覺支」，輕安覺支的解釋就是你身心粗重的煩惱斷除了，感覺得很輕快、很安，這種感覺。所以修法的人他用功上了路，有輕安的感覺，很輕安。除覺支就是那個輕安之外更深一層意思，它就說，你斷除煩惱之後要覺了，要把虛偽的去掉，但是不要把善根去掉，這叫做除。除的時候你要善除，你除了這些煩惱就輕安，但是你除要除掉那些有害的，至於善根不要損傷。五是「捨覺分」，也有叫做行捨，就是自己所念，自己心中有時候所住的這個法、這個境界要能覺了，要能夠明白，不要在虛偽的境上去追憶，這叫做捨。第六是「定覺分」，在發禪定的時候，要知道有許多禪有假相，很多是假相，不要生這種見愛，喜歡這個禪。禪本來是個好事，但是有的時候也就成了一種障礙。所以菩薩怕三禪，因為三禪是十分的快樂，菩薩到了三禪也貪這個快樂，也出不去，出不去三禪就不會再進步。所以對於發禪定的時候，你要覺了這些禪的虛假，不要有見愛，這叫正定，定覺支。第七是「念覺分」，就是說修出世法的時候要知道定慧均平，有的人是定多慧少，有的

人是慧多定少，也就要想辦法。如果心裡頭很沉，你就要用擇法覺支、精進覺支、喜覺支來觀察；如果心浮動，你就要用除覺支、捨覺支、定覺支來收斂，這就是七覺支的修行。

八正道，根據《彌陀疏鈔》，一是「正見」，正見要「以慧安立，諦理分明」，要用智慧，見理體要分明，不要有謬誤。所以八正道裡頭第一件事就是正見，這個是非常有深意。所以密宗叫決定見宗，見修行果，以這個見為第一關。禪宗，為仰宗，仰山跟為山問答，仰山他談了一談，為山就表揚他。仰山就說，這個只是我所見，不是我所證，不是我的行履。為山就說，「只貴子見地，不貴子行履」，我所貴是貴你的見地，不是貴你去做到的那個情況。當然這個話理解得不好就成了毒藥，做不做都無所謂，不是那個意思。你真正要是見，要真正見對了之後就不會起這個誤解，你起這個誤解就是那個見還沒對。我見行了，行不行無所謂，這就是你那個見還不行。第一是正見，要諦於理。第二是「正思惟」，你見到了這個理，要以無漏的心相應來思惟，不是以有漏法這種執著、這種取捨，而是無漏的心跟它相應來思惟。剛才說的聞思修也就是這個意思，那個聞就是你既然有正見、有聞性，底下是思惟，是無漏心的相應，在這個聞性上。所以沒有很好的用功，沒有很好的看經，大開圓解等等的，在這些地方上還確實是有困難的。思惟使得自己這個見增長，能夠入涅槃。第三是「正語」，不但心不生邪念，而且以無漏的智慧來攝住四種口業。口業，四惡業就是妄語、綺語、兩舌、惡口，不但不做這四惡業，而且我們用口來行善，來傳播正法，這就是正語。「四、正業者，以無漏智除身三種一切邪業」，到了正字就不是有漏。漏是什麼？漏就是見惑、思惑，你在見惑、思惑之中就是有漏，離開了見惑、思惑就是無漏。思惑就是貪瞋痴慢，見惑有十種：身見、邊見、邪見、見取、戒取、貪瞋痴慢疑，

這都是稱為惑，也就是稱為漏，你無漏的智慧就離開這些。

「五、正命，以無漏智通除三業中（三業都有）五種邪命故」。你維持你的身命，有五種是邪命。這五種邪命，第一種就是給人家現出種種的奇特之相來求利養。所以現在有人他說我要去得神通，得了神通我現神通來弘法，這都是不對的。你要在人間現奇特之相以求利養，這就是邪命。第二，自說功德求利養，我自己說我有什麼功德，什麼功能。第三就是學占卜，像國外的林明、盧勝彥他們，就是會算卦、看風水，無所不能，他們都發財了，其實這都是違反佛法的。也就是他們那個地方水平還是低，如果群眾水平高一點，上當的人也就少一點，大家不明白。現在香港已經將這些事，對盧勝彥已經是連續幾期都在批判。說人吉凶，你這個好、這個不好，給人算命看相。醫卜星相，這個比丘是戒的。第四，高聲現自己的威勢，故現威勢，來要求人家進供，來求利養。這是引證的註解，《大經解》裡沒有，這是我補充一下，書裡沒有寫這五種邪命，書裡只有一個總的五種邪命。五種邪命是什麼，現在補充一下，第五種就說所得的利，在台灣就說我在美國多少人供養我什麼什麼，到了美國說我在台灣多少人供養我什麼什麼，就號召大家來供養。這都是屬於邪命，行八聖道就沒有這些。「六、正精進者，以無漏智應勤行精進，趨涅槃道故」。「七、正念者，以無漏智於應念正道法及助道法，心不動失」。第八是「正定者，以無漏智相應，正住於理」，理是本體，正住在本體，「決定不移故」。

正是什麼？就是以不偏不邪，就叫做正。能至涅槃叫做道。八正道就這個意思，因為不偏不邪所以叫做正，能夠達到涅槃所以稱為道。《華嚴》說八正道都是菩薩道（小乘也修這個法），它說像正見就離開一切邪見，正思惟就捨一切分別心，隨順一切智，乃至到正定就是善入菩薩不思議解脫門。說這很深玄，不限於小乘。所

以這個是小乘的法，可是跟大乘是相通的。《彌陀疏鈔》後來就說「道品是一」，但是你觀的智慧有大有小，因此這個也就不定。

底下，「修行五眼」。七覺聖道，修行五眼，「照真達俗」。五眼就是肉眼、天眼、法眼、慧眼、佛眼。「照真」，能夠見到真空，所以是照真。因為能夠照真，所以自覺就能夠圓滿，能達到究竟。不但照真，而且達俗。《無量壽經》的好處就是照真達俗這四個字，達俗就能夠知道有為的世間裡頭種種的情況、種種的根機、種種的病、種種的藥，來隨機設教，來度生無量。所以修行五眼，照真達俗，肉眼能夠達俗，天眼也能達俗。淨土法門正是如此，就是因為你是照真，所以是如實，這都是真實的，真實之際，真實之慧；你達俗，所以才能普度，普惠真實之利。所以修行五眼就照真達俗，而照真達俗正是淨土宗最主要的內容。

「肉眼」，我們很明白，就是咱們人長的眼叫肉眼。「簡擇」，看見東西都清楚，什麼是什麼，什麼是什麼。這是肉眼簡擇。「天眼」，是天道所得的眼。天眼能看到自地（就是他的天界）與下地，人屬於他的下地，他都能見得到，種種的人和東西，是近是遠、是粗是細，種種色相（不一定是顏色，就是形相，這個色就是形相），都能夠明瞭，都能夠照，俗話說眼睛都能看得見。這是《大智度論》說天眼的定義。《淨影疏》裡頭說，「一切禪定，名為天住」。所以叫一禪天、二禪天、三禪天、四禪天，禪天，你進入到某禪你就達到某天的境界。一切禪定名為天住，天當然有天眼，依這個禪定你得到的眼就叫做天眼，能夠看見眾生從哪生哪死，從這個世界到那個世界，從人變成狗，又變成老鼠，這些都知道。所以天眼兩個含義，這兩個含義都包括在內的。當然一個只說了一種，但兩個才是具足。但是這兩種都是指的修得的，你是達到了什麼。真正生到色界天的不一定等到修，你一生到天，大家最近說有七公

主，什麼什麼天上的公主，她生下來就是天女，就是公主，她何曾要修？她一生下來就有天眼，這屬於報得。所以很多事情，有的是修得，有的是報得。也有很多人一生不修，一生下來之後就帶一些神通，這也都有。有的人不但能看見，眼睛可以放光，他看書，過去沒有電燈，他眼睛就放光看書，夜裡可以看書。有的小時有，大了就沒有，種種的，這都屬於報得。有的有神通，能知道很多事情，所以這也沒有什麼奇怪的。有的是修得，你坐禪就得了這些，有的是你自然就報得，前世帶來的。所以天眼就通達。為什麼說天眼通達？肉眼就是看見近看不到遠，看見前就看不見後，看見外，外頭看得見，裡頭心什麼樣、肺什麼樣，根本不知道；白天能看，夜裡沒有光就不能見；天上能看，地底下什麼樣看不見。所以要求天眼，天眼是遠近、前後、上下、內外都能看，沒有障礙，這是天眼的好處，所以叫做通達。但是在咱們這個穢土得的天眼通，他眼睛所看超不過三千大千世界，就是阿羅漢也是如此，超不過三千大千世界。現在我們這有人說能看，從這看見湖南什麼就了不起，這都太小了，能看三千大千世界。極樂世界的天眼，那就恆沙世界他都知道，恆沙世界眾生生死彼、死此生彼都知道，他這死到哪生都清清楚楚，都能看得見。這是第二種類。

第三，「法眼」。法眼，現在我們說「法眼清淨」。《三藏法數》裡說，「法眼者，菩薩為度眾生，以清淨法眼，遍觀一切諸法」。八萬四千種法，應該一切法我都要知道，而且我還都要能行，知道怎麼做，又要知道去修哪一種法，能夠證哪種道。「亦知一切眾生種種方便門」，他怎麼才能夠學會這個法，能夠修這個法，用什麼方便讓他能夠修還能夠證，這樣的眼叫做法眼。這必須得清淨，你沒有一些染污，沒有一些垢染、愛著，你才能遍知這一切一切。所以，「菩薩於一切法能知能行，能知種種所行之法與所證之道

」，還知道有種種方便的辦法來普度眾生，這叫做清淨法眼。第三種眼睛就是法眼清淨。

第四，「慧眼見真」。《淨影》說，「能見真空」，所以叫做見真。《大智度論》說，「慧眼能見破相空理及見真空。」破相空理，把相破了，顯出空來，這個空理他能見。所以這個見就不一定是用眼睛看見那個見，這個見就是以心眼見也是見。及見真空，不是一個有形相的事情，實際是了了見。了了見，無所見；無所見，了了見。所以見空是這樣子。你是真正清清楚楚的看見了，可是沒見到什麼；你沒見到什麼，你真的清清楚楚的看見了，這個見字要這麼體會。底下就說，為了實相，你就要求慧眼，你得了慧眼（慧眼是平等法），你不看見眾生有生有滅，有一有異，你就離開一切執著，你就不受一切法，這一切都無所謂分別，你也就無所謂簡擇，你也就不受一切法。底下一句很重要，「智慧自內滅，是名慧眼」。所以佛法之殊勝，有的時候它隨時都能流露出來。什麼叫慧眼？前頭都好懂，能見真空，不見一切眾生，不受一切法，而且這個智慧本身自內就滅。再把《思益經》關於慧眼的整句把它念了，問：「慧眼為見何法？」慧眼是要見什麼？「答言：若有所見，不名慧眼」，你見到一個什麼東西，不叫做慧眼。「慧眼，不見有為法，不見無為法。所以者何」，為什麼這麼說？為什麼是這樣？「有為法皆虛妄分別」，為什麼不見有為法？因為有為法都是虛妄分別，我不見虛妄，我離了虛妄。「無虛妄分別，是名慧眼」，無虛妄分別，才名慧眼。「無為法空無所有」，無為就無所有，就空，這過於眼道的事情，不是眼睛所能及的，所以慧眼也不見無為法。這兩段關於慧眼的解釋很殊勝。

「智慧自內滅」，這個跟當年，所以黃檗《傳心法要》是一部好書，那是一部成佛的書，大家都應當注意，到了最後他就說，無

分別智如金剛王寶劍。人就問他，「爭奈有智劍在何？」你說無分別智如金剛王寶劍，你不是還有個金剛王寶劍嗎？這一問問得很厲害，問黃檗，爭奈有金剛王寶劍在？你還有個劍。黃檗答：「劍自害劍」、「智自害智」。這個劍自己斷自己，這個智慧自己消滅自己，就用這的這個，「智慧自內滅」。所以說來說去往往就跟這些道理違背，這就不叫佛法，你這跟佛法唱對台戲，你要知道佛經語深，這些道理。所以這些要很深的體會。所以「一句合頭語，萬劫繫驢橛」，你抓住一句話，這句話對頭了，我就要依此去做，和你對了頭這一句話就是萬劫拴驢的橛子。所以是不見一法當情，也是一法不立。念佛你這不就有一法了嗎？念佛它妙就妙在這，念即無念，你真誠懇了之後，這個念本身就無念。所以一上來還是有心在那念，慢慢慢慢的你就會自然而然的，有的時候就會出現暗合道妙的情況。常常暗合道妙，決定往生。再有，你再高明一點，你常暗合道妙，你也就可能有明合道妙。明合道妙你就是帶角虎，你就是現在為人師，當來作佛祖。

所以像這個地方，說「智慧自內滅」；「劍自害劍」、「智自害智」，一般人怎麼下手？連理解都不容易理解。但是叫你念佛你會，所以阿彌陀佛大恩大德就在這。而實際是什麼？實際就都是一個道理，而阿彌陀佛這個法就是一個特殊的方便，極深的、極玄奧的道理，使愚夫愚婦他能夠奉行，也能夠暗合。你叫他走路，他還不容易，教了一個法，他去修，這有什麼不容易？但是妙在還叫你能暗合。無住生心要到地上的菩薩才能做得到，地前的三賢只能無住就不能生心，生心他就不能無住，你凡夫怎麼無住生心？無住生心是極妙。過去六祖就是聽兩次就超過神秀，第一次超過神秀，第二次就是天人師得衣鉢。好是好，你怎麼辦？可是念佛的人，你萬緣放下就是無所住，一念單提就是生其心。你真的要做到萬緣放下

，一念單提，你不就是無住生心，你就暗合道妙了！所以這個巧入，潛通佛智，潛水艇的潛。潛通佛智，暗合道妙，巧入無生。一般的修持是明合道妙，證入無生，難！這個是方便，能夠普度一切。這個智慧自內滅，跟這個不見有為法，不見無為法，這是慧眼，而若有所見就不叫慧眼。所以說有很多人還抬槓、還吵，你說我不對，我說你不對，這恐怕都不是慧眼，還是吵架眼。這麼來看，這個就很精，智慧自內滅。而智慧自內滅，也正是《心經》的「無智亦無得」。他自內就滅了，還有什麼叫做智？所以講轉八識成四智是法相，到深的般若無智也沒有得，這就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底下是佛眼，「佛眼具足」，就是一切眼的功能佛眼都有，這稱為具足。憬興說，「一切種智為體」，佛有一切種智，「無法不照」，所以說具足，這是一個意思。第二個意思就是《法華文句》說，「佛眼圓通，本勝兼劣」。就剛才我說的這個意思，它這個本勝，佛眼本來就勝，前四種眼當然比佛眼就差點，也就是劣了；劣，它也兼備，這五個它都有，所以叫做佛眼。四眼都入了佛眼，這都叫做佛眼。所以圓人就是法法都圓，小始終頓全成了圓法，就無法不圓。到了佛，這一切都成了佛眼。這就是說佛眼是本，本來是殊勝的，是無上殊勝，所以叫做本勝。但是也兼劣，劣就指其餘四眼。本勝指什麼？就是能夠見佛性。所以誰也沒有說過這個話，「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」，印度那麼些大德，遍參，沒有人說過這個話，一切宗教界也沒有說過。前兩天來了兩個回教的阿訇，他們到阿拉伯去參聖。我以為他是回教，想了解一下佛教情況。不是，他馬上就提問題，他是來請教，他們看了很多佛經，問了很多問題，我給他們講。後來那個老的他還問我，什麼叫妙有真空？他們一邊聽一邊稱讚，他們是從內心的點頭說佛法好，就是好。所以就是說教化。所以佛法不可思議，本勝兼劣。這就是佛眼的作用，

能夠照真達俗。也有人說，佛不是肉身，怎麼會有肉眼？這是《大智度論》說的，說慧眼、法眼、佛眼當然是殊勝，但是不是見眾生的法，欲見眾生是要用肉眼。要化度眾生，就現出有相的佛，所以也兼肉眼。這是說五眼。底下就是「佛眼具足，覺了法性」。就是剛才說的有佛性，只有佛提，別的宗教提不出來。所以一切宗教，一切眾生，他也有佛性，他雖然信了回教，他也要來請問佛法。這一段是從「究竟密藏」開始，到最後這一句是「覺了法性」。憬興的話，「能與佛一切種智相應，覺了中道第一義」，空假中這個中道，即空即假，第一義諦是勝義諦，所以這個叫做覺了法性。

底下我們還要講，現在我們簡單說一說。底下設了一問，別的經裡頭這個慧眼跟法眼的次序，像《金剛經》的就跟我們這個不一樣，它慧眼跟我們倒一倒，我們是慧眼第四，法眼是第三，《金剛經》還有一、二種別的經，倒過來。跟我們一樣的也有，所以有兩種類型。為什麼有兩種類型？一種解釋就是說，法眼跟天眼跟肉眼所見的都是俗諦。法眼見眾生，他應該修什麼法，還是沒有離開眾生，沒有離開眾生的心念，什麼都跟他相合，都是些世諦、俗諦。慧眼它見真，見了佛性，見了真空。真就比俗好，所以應當慧眼在後頭，就是說我們這個排列的解釋。另外一種排列，就是你先需要了達真空，你才能度眾生。所以有的經，像《金剛經》就把慧眼擱在前頭，就是因為這個次序，你要先見了真空，你才能夠度生，因此慧眼在前，法眼在後。還有證明，「如《華嚴演義鈔》曰：為道養身，先修肉眼」，要利益眾生，要先修肉眼。肉眼只看得很粗，不能見細，「次修天眼」。天眼只看見種種的形色，不能見真境，所以修慧眼。慧眼是見理，不能見事，所以就修法眼。法眼還沒有圓滿，「故修佛眼」。它這個慧眼在前，跟前說一致的，就是先要見真，然後才能度生，是這個解釋。因為它是認為達真方能導俗，

這就是另外的經典的次序。本經就以為真諦超勝於俗諦，所以慧眼擱為第四。其實這個地方，沒有什麼可以要決定必須哪一個好，用不著。

本經這一段，從「諸佛密藏，究竟明了」，到最後「覺了法性」，這一段的意思很深刻。我們必須要明瞭佛的密藏，就好像我們「探水得源」，研究一個問題，你找到它的源流，找到它的根本。「尋枝得本」，樹枝、枝葉，樹的本在哪裡，你得到了根本就不愁枝末，枝末就必然會得到的。「古云：得其一，萬事畢」，得其本就不愁末。所以，「若能了了常知佛之本體」，明白佛的密藏，自然就會調伏諸根，因為你手裡有金剛王寶劍（剛才說的黃檗的話，你手裡有金剛王寶劍），來者俱斬，不管什麼來了，佛來斬佛，魔來斬魔，自己也不存，劍也不是劍。所以就善於調伏，善於調伏身心就和順，就深入正慧。「身心俱調，正慧明了，故煩惱餘習不斷而斷」。這是「志願無上，隨順如來，依佛之教，行佛所行」，對於七覺聖道就成為自己的履踐，佛的五眼也就成為自己所修習的內容。「照真達俗」，我們都要照真達俗，要明白真，還要了達俗，自覺覺他，「從容中道。精進不已」，就可以明瞭本具的佛眼，徹底知道佛性，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，這就「覺了法性」。這個就是說，從開始是「諸佛密藏，究竟明了」，最後是「佛眼具足，覺了法性」。所以也就是從佛之密藏開始，到覺了法性又回來了。所以一切妙德，無不從佛的大智慧海流出，也沒有不流回這個海的。這一段的修持也說明這一點，從明瞭諸佛密藏出發，到最後還是覺了法性。

底下就「辯才總持」。辯才就是說法之才，所謂智慧辯才。說法是很難，所以我們去說就很容易有所偏離。從「辯才總持」到「遠離顛倒」這一大段，是說極樂世界菩薩慧辯的功德。「辯才總持

」，這個是《宋譯》，在《魏譯》裡頭稱為「具諸辯才」。所以這個辯才總持可以作兩種解釋，一種解釋就是總持、就是具諸，都有，總持、辯才都有，所以辯才總持就是《魏譯》具諸的意思。再有一個意思就是，總持是總持陀羅尼，總持一切，就是說這些菩薩都得了辯才的陀羅尼，得了陀羅尼他就是永遠不會退失。「自在無礙」，他這個辯才，他是一切無礙。辯才無礙就是四無礙，《涅槃經》說四無礙是「法無礙」，對於一切法都說無有礙，沒有一個地方說我這有牴觸，我說不了；「義無礙」，義理上無有礙，沒有障礙；「辭無礙」，有的時候我言說表達不了，但是辭無礙的人他可以用譬喻來做一些說明；「樂說無礙」，沒有說我疲倦了，我不高興說了。這叫四無礙。「辯才總持，自在無礙」。「九辯者」，我們就不介紹，書裡寫的有。

「善解世間無邊方便」，這就是差別智。剛才我們說到知道本、知道真，達本，這一切一切是根本智。根本智易會，差別智難明，從根本智就要入差別智。善解世間無邊方便，這個是差別智，也可以說是權智。要善於知道一切眾生的根性和他所喜歡的東西，隨他的根器，隨他之所宜，很善巧的跟他說法，這樣才能契他的機。善解世間無邊方便，無量無邊的方便，善為說法。「所言誠諦」，所說的話非常誠懇、非常真實，諦是真實。因為你明了根本智，你契實相的理，你有真實的智慧，所以真實。而且你現在又有差別智，你知道他的機，你可以隨他機而說。所以聽的人就覺得「深入義味」，他又知道有意思，他又有趣味。又有意思就是說你有內容，他又覺得有趣味，就是對他的機。你說的都是些低級庸俗，他很有趣味，但是你這不叫說法，你這叫做綺語。你說的這個很有內容，他也很感趣味，就是這的情況，「所言誠諦，深入義味」。

「度諸有情」，這樣就度諸有情，聞法就得益。「演說正法」

，因為契理，所以說的法都是正法。正法就是真正的道法。如是正法是什麼樣？正法就是「無相無為，無縛無脫」。所以現在有很多人都還是拿著練功的心來學佛，希望很快又怎麼怎麼樣，都是有相有為，不是佛法。「《淨影》曰：諸法悉空，名為無相。」上次說過無相與空就跟眼跟目兩個字一樣，眼跟目寫出來不一樣，意思是一回事；無相跟空寫出來不是一個字，意思是一樣。因為諸法是空，所以叫做無相。涅槃就是叫做無相。這個無相說了十個，沒有色相、聲相、香相、味相、觸相、生、住、壞、男、女的相都沒有，所以稱為無相。「無為者，無因緣造作曰無為」。不是靠一些條件，一些有計畫的在那安排、在那造作，所以稱為無為。無為也通於無作，無為、無作過去解釋過了，我們這裡就不多說了。「無縛無脫」，沒有誰捆住你，也沒有什麼叫解脫。所以祖師，有人說我業障很深，我希望得到解脫，祖師說誰捆你了？聽話的人當時就悟了。「無縛無脫。世以無明煩惱為縛，斷惑顯真為脫」，但不知道無明跟法性是一體，無明實性即佛性，所以無明跟法性本來是一體。法性就像水，無明像冰，水就無礙，到哪都能適應，冰就有礙，到哪都不適應。冰跟水不是一個相，可是本體都是氫二氧，沒有兩樣東西，無明這個冰全體就是法性的水，所以說無明跟法性沒有分別。既然冰跟水是一樣，所以也就沒有什麼叫做縛，什麼叫做脫。這就把剛才那個無相無為、無縛無脫，我們這解釋了。

「無諸分別」，沒有種種分別就是不二，不二就是如。《維摩詰經》說不二法門，唯以妄想執著，妄想執著都是分別，妄想就是分別，你著在上頭就是執著，就不能證得。法界本來的實際理體，它的本體是不二的。所以《維摩詰經》說不二法門，是平等的，它沒有差別，所以叫做如，如的意思就是這樣。「諸法皆如」，一切都如，所以稱為如如。根據《大乘義章》的話，《大乘義章》是這

麼說的，「彼此皆如，故曰如如」。你也如，我也如，他也如，都如，所以稱為如如。「如非虛妄」，如我們說是實際的本體，不是虛妄，所以就稱之為真如，是真諦。這都是名相，總之是表真實平等，非虛妄之法。《文殊般若經》說：「若信一切法悉是佛法，不生驚怖，亦不疑惑，如是忍者，速得阿耨菩提。」這是簡稱，就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你如果能夠相信一切法都是佛法，《金剛經》就有這話，「一切法皆是佛法」，這都跟這個「一切皆成佛」、「一切事究竟堅固」，這都是一脈相傳的。所以你聽了這個法，你不生驚怖，你不害怕，也不懷疑，你能夠如是堅持著，你很快成佛。這就是文殊給大家授記了，如果你聽到一切法皆是佛法。《大寶積經》說：「乃至諸法本性與佛性等，是故諸法皆是佛法。」就是一切法（諸法）的本性都跟佛性相等，所以諸法就是佛法。它也做個解釋，諸法的本性都跟佛性相等。就好像冰，有各種各樣的冰，但是冰的本性都跟水一樣。冰，你可以現在到哈爾濱看把那個冰做成千奇百樣，也有的很怕人，也有的很好看，做那個老虎，跟老虎一樣就很怕人，有的很漂亮，千奇百狀，但實際它就是氫二氧，所以說一如。一如，然而有千奇百樣，就是這樣。所以如果能夠相信一切法皆是佛法就少了好些分別、鬥爭、區別、愛憎、取捨。所以我們愛憎取捨就是毛病。「遠離顛倒」，這樣的話，沒有分別就遠離顛倒。

「於所受用，皆無攝取，遍遊佛剎，無愛無厭」。上面講說法，這就講到各個佛剎去，極樂世界的菩薩遍遊十方佛國去供養、去聽法。他知道一切皆無，他沒有顛倒，他對於極樂世界的受用，他在他方世界所得的受用，他就沒有要攝取，不想要什麼；遍遊十方的佛剎，他也無礙無厭，沒有所喜愛和討厭。所以有一天我跟人說，我說你不要把咱們這個要求往生這個願，欣求極樂，厭離娑婆，

這個厭當作討厭講，你要當作討厭講就錯了，不是討厭。我們往生之後，剛才不是說嗎？還有很多人攪大甲冑，還要來，還要永久的來，是不是？不是討厭，這個地方真討厭，我再也不來了，不是這種情緒。這個厭離就是說我們沒有留戀，對於娑婆世界沒有一件什麼事情我們捨不得。還是音樂太好了，跳舞太好了，或者是燒鴨子好吃，這些事情我們很想，還想再吃一點，還想再享受一點，這就叫留戀。你留戀娑婆，你就不能往生極樂世界。但不是討厭，對於它起了一種討厭心，我再也不來了，那就不對了。都遍，平等，平等普度，娑婆世界正是在於要平等普度。而且對你都很有緣，我們要知道，我們所接近的這些人，不管是有好、有壞都是緣，都結了很深的緣，這些有緣的眾生你不度度誰？

「亦無希求不希求想。」《金剛三昧經》：「入道多途，要不出二種」，入道有多種路，但是重要的不出兩種，一種是「理入」，一種是「行入」。一種從本體，理來入這個道的門，一種是從實行入。行入有四，「其中第三為無所求行。世人長迷」，世人就是迷，處處都貪求，我要求這要求那，求利養，求名聞。有的人只知道我要求利這是不好，不知道求名聞，願意人家恭敬，願意人家都知道我，這跟那個求利、求黃金美鈔是一樣的事情，一點也不高。所以名聞利養我們要警惕，名聞還在利養的上頭。所以不貪財是不錯了，但是你還在求名聞，你跟那個貪財的人沒有多少分別。長迷，他貪求，這叫做求。「智者悟真」，悟到了真諦，他就「安心無為」，一切法本來無所有，本來寂滅。「何期自性，本自清淨；何期自性，能生萬法」，他在這個地方安心，他那是真正的安。我們就沒有法子來形容這種安，那超過一切世間了。他無所為，他還為什麼？佛的功德智慧都具足了，還為什麼？無所為。「萬有皆空，無所希求」，真正的無求。這個叫做無所求行，這是《金剛三昧經

》裡頭的。所以我們這的無希求想，對於一切佛剎無愛無厭，也沒有愛，也沒有討厭，也沒有希求想，「無希求想，即無所求行」。可是還有「亦無不希求想」，就是對於不希求也沒有。「一法不立」，才是真正的無求。

「無希求，是無為。無不希求，是不住無為」。所以禪宗的話，「有佛處不得住」，有佛的地方你不能在那待著。無佛處怎麼辦？「無佛處急走過」。所以禪宗它不給你留一點點的叫你執著之處。我們的淨土宗，你先不要求離相，你先執著就執著，你先念起來，暗合道妙。等到這個地方，這個地方是講「菩薩修持」，極樂世界的菩薩修持，他這個境界就不是我們這個境界。他就是這樣，他不住有為，也不住無為法，不著有為，不住無為。你說我就是要無為，我不要有為，我就要無為，這是什麼？這不就是求了嗎？你不就有愛有厭了嗎？愛無為，厭有為。所以它這個裡頭，他這個智慧他才能夠自己能夠排除自己的。所以這個不著有為，我們在著有為。所以我們現在不著有為，到了無為也不住在無為上，不住無為，這才契入中道，這叫理入。先不要去希求，這是行入，到了亦無希求也無不希求，從容中道，這就理入。

由於平等，所以就沒有彼我違怨之想，這個人我是非，彼我就是人我，這個和這個，人和人之間好多意見，都是人我是非，都是自己是非，對方非，這些問題，他都沒有這些。同意我的時候是順，和我相違就是跟我結怨，他就沒有這些「彼我違怨之想。何以故？彼諸菩薩，於一切眾生，有大慈悲利益心故。」這一切菩薩，對於一切眾生，他有大慈悲，要給大利益之心。「捨離一切執著」，這些妄想執著他都要捨離。「成就無量功德」，他已經成就了無量功德。「以無礙慧，解法如如」。剛才已經說過這個如如，這個地方我們就不重複，就是彼此都如。引一句《會疏》的話，就是說「如

如是不一不異，不空不有之義，正是中道第一義諦相也。」《淨影疏》它解這個如如，「解法如如」，就說明這些大士的理解。這個如如是《楞伽經》所說的五法之一，這個說一點。《楞伽經》的五法就是唯識最寶貴的一些東西，有五法，「八識二無我，五法三自性」，這是法相宗最寶貴的東西。五法是什麼？就是相，一些現的現相的相；第二是名，名是名相（第一是相，第二是名）；第三是分別，有的舊譯譯成妄想；第四是正智，正智就是包括無漏心的妄想，並不是完全是智慧，但是它裡頭有無漏心。這個就是說真正修行人，在這個時候就是說會出現這樣的，你能出現無漏心，但你還是有妄想。你還沒有證果以前，你這裡頭就是說，既然有的時候還沒有離開妄想，但是這裡頭有無漏的氣分，或者有無漏的成分，這就叫正智。要不是這個過程，他從妄想怎麼能一下子跳到真如，到了如如？那只有禪宗，迷則眾生，悟即是佛，一下子妄想頓然斷了，他是頓然斷的。別的方法修是讓你的意根枯萎，不起作用。禪宗是折斷，它又是教外別傳，又是一條路子。所以我們這有正智，從正智而如如，這個如如就是五法中的一法。這是《淨影疏》的解釋。彼此都如，不一不異，所以他就沒有彼我違怨之想，能平等普度，也就沒有執著，這樣就成就一切功德。

「善知集滅音聲方便」。這個集滅音聲，集是指的四諦法中的集諦，滅是滅諦，苦集滅道，集諦裡頭就包括了苦，滅裡頭就包括了道，所以他說了集滅兩個字，實際代表了四諦法，這個四諦的教就稱為音聲方便。所以善知集滅音聲方便，就是善知四諦法這個教裡頭的內容和他度生的方便。所以善知，這些就是對於教理解了。習善的教叫做習音聲，滅惡之教叫做滅音聲，這個音聲就是指一些教裡頭的教言。所以集滅音聲方便，音聲就做為教言，它的教裡頭的話。菩薩對於這個能夠了解，而且善知，而且還巧知，所以叫做

方便。所以善知集滅音聲方便。「不欣世語，樂在正論。」不喜歡世間這些談話，樂在正論。我們人平常談話，有的時候真是一個人開口見心，他來之後說幾句話，一個人什麼水平就可以知道了。

最後一段，「知一切法，悉皆空寂」。《維摩詰經》：「諸法究竟無所有，是空義。」《會疏》說：「般若妙慧，證寂滅平等」，般若殊勝的智慧，就可以能證到一切都寂滅。所以，觀世音菩薩就證到「生滅滅已，寂滅現前」，證到寂滅，證到平等，觀音是平等，跟佛跟眾生都齊了。所以知一切法悉皆空寂，一切法都是空寂。「生身煩惱，二餘俱盡」。這四句就這樣，「知一切法，悉皆空寂」都是空，當然這個空要知道，這個就是說不可得，沒有實性，但是是不斷的，不是斷滅的空，不是斷空。「生身煩惱，二餘俱盡」，上頭這個生身就指的分段生死的這個肉身，還有變易生死的身，這個又有殘餘，煩惱也有殘餘，這兩種殘餘就是餘習，這兩種餘習（殘餘）都盡了，叫做二餘俱盡。所以就是諸法空寂，二餘俱盡。這樣的話沒有餘習就出了三界，「離父母生身」，餘習也就盡了，這一切有漏的果縛也都斷盡了，所以說俱盡。

「於三界中平等勤修」，在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來平等勤修。「究竟一乘」，雖然生三界，還是生死界中，在生死界中也是平等在那精修，究竟通達到一乘。一乘就是成佛唯一的正路，是最圓最頓的教法，就稱為一乘法，就是《法華》、《涅槃》，一乘法。《法華》就是譬喻，父親把孩子騙出來，統統給他的，沒有給牛車，沒有給羊車，沒有給鹿車，完全給了大白牛車，大白牛車就表示佛乘，都給他一乘法。《法華》它說：「十方佛土中，唯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，除佛方便說。」說到究竟，十方佛土就都是一乘法，唯獨要除掉，佛慈悲，看見眾生根器實在不夠，方便而說成三乘，若論實際真實的，都是一乘法。所以在《法華》中佛就說，我說的

這個阿羅漢是化城，不是真有一個城，就是化城讓你休息一下。所以實際說來還是沒有三乘法，還是一乘法，它那是化城。佛法雖然是化了有很多種，所謂八萬四千法門，也好像有很多乘，而實際是沒有兩樣的，實際最後都是要大家證到涅槃三德。所以「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門」。所以說是一。對於這樣的一乘你能夠窮盡，你沒有還有什麼不懂，沒有什麼沒了，就叫做究竟，究竟一乘就是這樣講。極樂世界大菩薩悲誓宏深，雖然是在極樂世界，可是還是示現在三界之中。「於三界中平等勤修」，用平等的智慧精勤修習，平等勤修，最後就究竟了達實相一乘的道理，都得到涅槃的彼岸，「故云至於彼岸」。

「決斷疑網」，決斷疑網也有兩個解釋。《淨影疏》說是「除妄顯真」，你妄除了，當然真就顯現，還有什麼疑？叫做斷疑網。《會疏》也是這麼解釋。另外《嘉祥疏》就不同了，「決斷疑網者，能斷眾生疑」，就是說這些菩薩能夠讓別的眾生斷疑。其實這兩個還是沒有什麼差別，雖然不一樣。你要是能夠給眾生斷疑，他必定自身也無疑了，也包括那一種；自身既能斷疑，也就會智慧出來了，也就會給別人斷疑。所以這兩個都是各人說了一半，我們可以把它合起來就完了。決定「證無所得」，最後證什麼？證無所得。也就是《心經》「以無所得故」，三世諸佛因，般若波羅密多就講個無所得，以般若波羅密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證無所得。底下說得很好，《涅槃經》的話，「無所得者，則名為慧」，無所得就叫做智慧；「有所得者，名為無明」。我想這個話大家都應該做為座右銘。一旦你覺得有所得，那就是無明現前了。無所得名為慧，有所得就名為無明。底下再說，「有所得者，名生死輪」。你只要有所得，所以《圓覺經》，你說我證了、我悟了，都是人我四相。有所得者，名生死輪。「一切凡夫輪迴生死，故有所見。菩薩永

斷一切生死，是故菩薩名無所得。」無所得就名為智慧，有所得就名為無明。所以無所得心就是無分別智。《維摩慧遠疏》就說：「菩薩破去情相」，離開情執破相，到了無得之處，達到證到無得之處，這個名字叫無所得。所以經上說「證無所得」，就是到了無得之處。

「以方便智」，方便智就是權智，就是了達於方便法的智慧，也就是行方便的智慧。權智跟實智是相對的，你能夠了達諸法的實相，叫做如來的實智；了達諸法的差別，這叫如來的權智，都是如來的大智慧。密教裡頭把蓮花那個八瓣代表權智，蓮花中間那個心代表實智。「增長了知」，就是形容蓮花一開，蓮花那個瓣不就都開開了嗎？都大了，這個就是所謂了知。「以方便智，增長了知」，剛才說蓮花的八瓣不是代表方便智嗎？蓮花開就代表方便智在增長，蓮花在開的時候不就顯出那個花台來嗎？顯出那個花台，我們剛才就說，那個花台就表示是根本智，是實智。所以這也可以啟發我們知道，以方便智的開明，又回過頭來，使得你的心源可以徹底的顯露。所以這個就是說以方便智增長了知的意思。不但是我在方便之中就增加了方便，這個方便愈用愈熟，而且這裡頭對於實智也有，因為你花瓣開了，那個花心就明顯了。

「從本以來，安住神通。得一乘道，不由他悟。」權智、實智都明，神通自然就出現。而且一切妙德都圓滿，就入於實相，證無所得，無所得就得一乘道，無得就故得，這一點是很重要的。《心經》講無所得、無所得，最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不要以為就是斷滅的無，但是當你有所得的時候，你絕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所以難就難在這。你真正無所得，你證到無所得，你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你看在有所求、有所得的時候，你所得的一切那是無明。咱們這裡講的是無明，那不是正智，那不是智慧。不由他

悟，真實的明悟是發於自心。所以《魏譯》本這一句它是用「慧由心出」。我們這個「不由他悟」，我們這個用的是《唐譯》本的話。「不由他悟」這個更明顯一點，《魏譯》本是「慧由心出」，這個智慧，真實的智慧是從你自心出來的。《淨影疏》說，「真解發中」，這個叫做慧從心出。都是說明這一個意思，它解這個「慧由心出」，就等於解釋我們這個「不由他悟」，真實的明悟是發於自心。

望西在《無量壽經鈔》說，「疑網既斷，實理忽證」。忽然，這個忽字用得好多，不由你思議的，不由你安排的，忽然觸著、碰著。所以古人這一個字都不能放過，忽然，證了。能證的智，你能證的智慧，不是從他生，所以不由他悟。所以他這個話來解釋這個「不由他悟」更好，不是從他生，必定是從你自心出來的。所以說「從門入者，不是家珍」。什麼是門？眼睛是門，耳朵是門，這都是門。從這些地方進來，你看來的、聽來的，從外邊來的，不是你自家的珍寶，你自家的珍寶要從你自心出來。「蓋謂纖疑永斷，朗然大悟，頓證實理，得一乘道」，得一乘道就是這樣得。能證這一乘道的智慧，必然是從自心出，絕不從他處生。所以不由他悟。這是無師智、自然智，這些不從他得。「綜而言之，則為朗然大悟，證入實相。無師智、自然智等等妙智炳然齊現」，在這個時候忽然就得了。觀世音說得兩種殊勝，那些殊勝都炳然齊現。悟是由於自心，不是從外面得到的。所以「從門入者，不是家珍」。六祖答覆人的話說，「密在汝邊」，你要問我密，密在你那邊，都是開示這個。所以諸佛密藏，你本來具足，悟了就明現，「不從他得，故云得一乘道，不由他悟。」也願我們早早晚晚都得一乘道，但是絕不由他悟，都是每位每位自心的朗現。